

TIANNAGUIYUAN WORKS
天下归元 著

这一生，与你一起的日子，
是欢歌，是清词，
是杨柳碧波间抚琴一曲，
一个音符，一朵桃花。

YANQING
TIANXIA
下

燕倾天下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天下归元 著

燕 傾 天 下

下

YANQING
TIANXIA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倾天下: 全3册 / 天下归元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36-9610-5

I. ①燕…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6779号

书 名 燕倾天下

作 者 天下归元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史静怡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9

字 数 610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9610-5

定 价 75.00元(全三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目录[上]
CONTENTS

第一章	春山眉黛少年时	1
第二章	长沟流月去无声	17
第三章	且别云山下红尘	35
第四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50
第五章	忽相逢 锦袂销裳	64
第六章	落花时节又逢君	73
第七章	不是人间富贵花	84
第八章	须知浅笑是深颦	101
第九章	相看仍似旧时客	108
第十章	一片幽情冷处浓	124
第十一章	独自凄凉人不问	138
第十二章	万里西风瀚海沙	147
第十三章	等闲变却故人心	159
第十四章	欲将沉醉换悲凉	172
第十五章	人生苦恨无穷已	187
第十六章	惊风吹落星如雨	200
第十七章	谁念西风独自凉	214
第十八章	犹恐相逢是梦中	226
第十九章	试拂铁衣如雪色	239

第二十章	朝云信断知何处	251
第二十一章	相逢不似别离好	265
第二十二章	聊持宝剑动星文	275
第二十三章	不堪更惹其他恨	283
第二十四章	风波狭路倍怜卿	295
第二十五章	铁骑千重只似无	310
第二十六章	无奈谁与话长更	326
第二十七章	回首向来萧瑟处	341
第二十八章	萧萧一夕霜风起	357
第二十九章	长风冷日骨如霜	371
第三十章	千载潜寐黄泉下	384
第三十一章	可惜风流总闲却	401
第三十二章	人间天上两心同	420
第三十三章	峻崖不及人心险	428
第三十四章	且看咫尺成天涯	447
第三十五章	两心凄凉多少恨	462
第三十六章	不信相思浑不解	479
第三十七章	重来事事皆堪嗟	497

目录【中】 CONTENTS

目录【下】
CONTENTS

第三十八章	劝君惜取少年时	513
第三十九章	几许恩仇能快意	531
第四十章	渐行渐远渐无书	548
第四十一章	不堪晚来风又急	564
第四十二章	光景旋消惆怅在	578
第四十三章	过去华年如电掣	592
第四十四章	繁华事散逐香尘	608
第四十五章	宁可枝头抱香死	629
第四十六章	玉碎宫倾血正殷	650
第四十七章	只应离合是悲欢	676
第四十八章	断肠人寄断肠词	697
第四十九章	浮生长恨欢娱少	715
第五十章	赢得更深哭一场	732
第五十一章	肯信来年别有春	745
尾声		755
番外	永生	756
后记		769

第三十八章 劝君惜取少年时

我抚胸喘息，未及反应，又一阵截然不同的剧痛突然袭来。

宛如长剑霹雳自九霄插落，插入我那一刻因痛苦而混沌的脑海，随即延伸至后颈，再自颈后突兀蹿出，瞬间沿着我的颈项深入脑中，以割裂一切的力量，仿若闪电雷霆万钧一击，猛烈劈开我混沌了一年的记忆。

双重剧痛猝不及防而来，我大叫一声，直扑而起。

一个腾身已到熙音身侧，狠狠拂去幔帐，闪亮剪刀正明晃晃插在她胸口，鲜血漫漶，她却正笑看我，满是得意与欢喜。

几指封了她穴道，阻了那血势，我痛得眼前昏花，那秀丽的小脸笑容诡异如鬼，我脚步踉跄，天昏地暗不能自己。

旋转颠倒的天地里，黑暗之门蓦然中开。

“你可知那珠如何练法？练的人须得一怀深恨，以自身血养魂，再以仇人随身之物同焚，至此，她主你寄，生死同命，她损你损，她死你死，她所受的所有罪，都会映射在你身上，她却不会为你所噬。”

熙音唇角缓缓绽开的微笑。

她宁愿损寿二十年，也要如此折腾你……

熙音鲜血喷涌的胸口。

黑暗山洞里，插在艾绿姑姑胸口的，我送给熙音的匕首。

地下染血的剪刀，幽幽闪光。

那宛如升腾于天际的虹，一端连在艾绿姑姑胸前，带起血光如练，血光成桥。

熙音冷漠如冰、缓缓张开的眼眸。

最后的未能成功的回首……风千紫一旋身，砍落的头颅。

熙音疯狂的眼神……

崩塌的山崖，倾盆的暴雨，禁锢的神志，血肉成泥的亲人……

那夜，万念俱灰的女子，一怀悲凉听着那女孩问：“世上怎么有这样的人，什么都要抢别人的，自己明明什么都有了，还要抢别人哪怕一点点值得珍爱的好东西？”

听见她声音清晰，字字如刀，“你什么都不给我，好，那我就把你什么都抢走！你让我痛苦，失去亲人爱护，好，我就让你更痛苦，失去更重要的亲人！哪怕为此和你同归于尽！”

模糊里，姑姑缓缓走近，微笑看我，道：“别哭……不是你的错……”

艾绿姑姑！我心中悲呼出声，再也无法支持这数重的剧烈痛苦，软软栽倒。

恍惚间听见杂沓的脚步声，有人风般卷近，我却无法再去辨识那些身影，向后退一仰，跌入一个温暖的怀抱中。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里所有的人都在，所有的人都很温和快乐。

梦里娘音容依旧，倚在榻上，手中一卷东坡词，带着淡而温暖的微笑，和杨嬷嬷谈论她的小女儿。

梦里有高山上的山庄，隐蔽而清幽，步步机关，曲折反复，山庄里有我爱着的所有人，外公，师父，师叔，扬恶在不停地打着喷嚏，弃善的机关图被人涂改得面目全非，远真冷冷的，站在遥远的地方躲开所有人，昨日少年今朝老翁，我永远不知道真正的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梦里有银衣的少年，在一轮金黄圆月中作天魔之舞，树丛中窥伏的少女，屏住呼吸。

梦里那少年对我说：“我想让你跳过最痛苦的辰光，我想让你暂时忘记报仇的噬心滋味，我想，和你过一段最单纯的日子……”

梦里我记得仿佛没有这一段……我对他说，不，不要，请让我离开你，你的饮鸩，止不了我们之间爱情注定永恒的干渴。

梦见他明眸如水，长衣翻卷，那个简陋静谧的小院里，他说，怀素，我感谢你。然后我看着他飘然而去，知道自己永不可也不能追及。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回首，看见那个修长清瘦身影，微笑凝视我。

他一遍遍对我说：

“怀素，原来我错过了你很多年。”

“怀素，今生有此一夜，愿永世沉醉。”

“对不起，此仇不报，沐听寝食难安。”

“只是这发缠在一起，就怕你用一辈子也理不清。”

梦里，他化身千万，是执拗陪跪的孩童，是独守孤坟的少年，是湘王宫里跪地哭泣的背影，是南军大帐前飞溅血色的英杰。

梦里景象变幻，我看见紫冥宫谈笑用兵的容颜，北平城楼弯弓独对大军的杀气，马哈木大帐前寸寸碾过掌心的重箭，大漠鬼城里缓慢而坚定绕上手腕的银丝。

我在沉睡中，绽开一抹微笑。

沐听。

念着你的名字，令我觉得温暖。

似是睡了很久，又似是光阴只流过一霎，纷繁错杂的梦境里，那些事和人，流水般飞速来去，渐渐归于虚无，最后只剩一个声音，盘桓在我的梦中，执着地，坚定地，一声声呼唤我，徘徊不绝。怀素，怀素……

我缓缓睁开眼。熟悉的梁柱承尘，精雕细刻，重重叠叠的宫缎纱帐垂了一层又一层，室内弥漫着龙涎的暗香，一盏金枝莲花宫灯幽幽地燃着，怕是影响了我沉睡，光影昏暗，映得对面的人眉目亦不甚分明。

我微微一笑，抚了抚那在我身侧假寐的女子长发，柔声道：“方崎？”

方崎显然是浅眠，我只轻轻一声她便惊醒过来，尚自有些迷糊地揉着眼睛望过来，对上我睁大的眼睛，吓了一跳，随即轻声喜呼道：“你醒了？”

她伸手过来揽住我肩，关切地道：“你可醒了，那天吓得我！你现在可好些？”

我试着运了运内息，至左胸处略有滞碍，不过倒也不妨事，比我那日晕倒前状况要好上许多，想必师父或沐听已经帮我疗治过，想到他们，又想起那梦中不绝的呼唤，我心中一慌，急忙坐起，道：“那日……”

却见方崎竖指于唇，嘘的一声，示意我轻声。

我微微一怔，她轻轻道：“你晕了几天了，这几天，沐听和你那两个丫鬟几乎都没睡，两个丫头一直在这里侍候着，刚才被我逼着去休息了，要知道你醒过来，

她们只怕立刻又要爬起来了。”

我点点头，“辛苦你们了，还是你细心，我已经没事，何必再惊扰她们休息。”

她转了转眼珠，道：“其实我示意你噤声，倒不完全是为你那两个丫鬟，而是为了那位。”她对外间努了努嘴。

我心中一跳，迟疑道：“谁……”

她白我一眼，“还能有谁？自然是你的沐公子。”

我顾不上她的取笑，急忙坐直身子，问：“怎么了？他……”

“你慌什么！果然是关心则乱！”方崎好笑地推我躺好，叹道：“不逗你了，他没事，不过也该让你急上一急，也不枉了他这几日不眠不休的等待。”

帮我拉了拉被子，她笑道：“你那位沐公子，那般情深爱重，便是铁石心肠也该化了春水。这几日大家虽也辛苦，却也多少轮流着小睡一会儿，只有他，竟是始终没闭过眼睛，要为那女人的事善后，要帮着你师父用真气为你疗伤，要四处打听消息询问解你这怪毛病的治法。好不容易闲下来了，他便守着你，夜里不便的时候，他便在外间点灯读书，等你醒来。这般不眠不休又耗费真气的操劳法，铁打的人也支持不了几天，我刚才出去端水，见他已经累极睡着了，好不容易才能休息会儿，所以我怕你惊醒了他。”

她似笑非笑睇我，“要感谢我是不是？你若知道，定然也心疼你的沐公子，不愿吵醒他的。”

我点点头，坦然直视她微带戏谑的眼神，道：“是的，如果因为我醒来而打断他难得的休息，我真的会很不安，所以，方崎，谢谢你的体贴。”

她怔了怔，半晌失笑道：“你这人……当真明澈坦荡得可恨，却偏偏没有那些因过分坦荡而失了韵致的毛病，处处依然不失情致柔软，竟是无迹可寻无懈可击，连取笑你都觉得自己无稽，如今我算是更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中英杰，都死心塌地地想着你……”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我转首对她一笑，“不需那许多，我也不配那许多爱重，我只有我之一心，愿换得他之一心，如此，足矣。”

方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叹道：“此愿何其简单，却又何其艰难！”

我无声一笑，不再继续这话题，“你说沐昕为照音的事善后……她怎么了？”

“能怎么？”方崎嘴角一撇，神色愤怒，“她死不掉的，那剪刀根本就没刺中要害，血流得多，却不致命。那天沐昕不放心，随后也去了沁心馆，到得及时，所

以她一点事也没有。”

我苦笑道：“幸亏她没有事，不然我……”

恨恨地捏紧掌下的床褥，方崎皱眉道：“这丫头城府真是深沉，当初你师父一番攻心夜问，她虽然说了个大半，竟然将这最重要的一点隐藏住了，也是凑巧，你师父记挂着你的下落，没能细细问下去，她说风千紫相助，才暗算得了你，这相助的手段，竟是没问个清楚，才害得你受了这一番无妄之灾。”

“如此我倒小看她了。”我摇摇头，“也不知道她私下里嘱咐告诫过自己多少遍不能泄露秘密，将这意志磐石般牢牢压在心底，才扛得过夜梦里师父的攻心问魂，我真佩服她，眼见杀不了我，竟疯狂到想和我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方崎齿缝里咝的一声，“她配吗？”忽然惊觉，惊喜道：“你记忆恢复了？”

我点点头，起身下床，淡淡道：“想来贺兰悠又骗了我。哼，他们一个个好手段，你来紫魂珠，我便封记忆，都当我是什么？”

想到紫魂珠，我突然想起件事，“紫魂珠既有同命之说，如何熙音病了这许久，我却健壮如昔？”

方崎道：“你昏迷时，我也问过你师父，他猜测也许紫魂珠同命牵制，只是指外力伤损，或者便是熙音之病是由山庄摄魂迷心之术引起，而你武功也出自山庄，同源之力，所以不能伤及。”

我皱眉，“我不喜被人辖制，为人所寄，这禁制，自然定要解了，只是也不必急在一时。”说着轻轻披了外衣，向外间而去，足下软鞋踏在厚厚波斯地毯上，阒无声息，转过一方螺钿花草八幅屏，便见几榻之上，一灯荧荧，沐听盘膝榻上，以手支头的背影。

听得他鼻息均匀，想必倦极，在等待中终于沉入睡眠。

我悄悄走上几步，再不上前，立于他侧旁，看着他静养托腮沉睡的侧影。一线微黄的灯光射在他脸上，映着他浓密如鸦翅的长睫和在睡梦中依旧微微蹙着的眉，清华毓贵的丰神之中，却微有憔悴之态。

一卷书落于他膝，随未阖的窗扇中溜入的风轻轻翻动，我的目光凝在那一卷卷名之上——《庄子·逍遥游》。

逍遥游，任情逍遥，可惜，人生难得一逍遥。

心若自在，虽囿于方寸之地亦朗阔；心若羁绊，虽身处天地之宽亦拘束。

我凝视他，心中突然微微酸楚，侯府里金尊玉贵的公子，开国功臣豪族世家的

后代，本该在府中珠围翠绕，享尽荣华，却因为爱上我，少年离家，颠沛流离，而为了长伴我身边，经历的风波磨难更是不可胜数，那般的劳心劳力，时时伤损，担忧惊悚，竟使这明月般无瑕的少年，早早有了沧桑之色。

我当真，亏负他良多。

方崎蹑足出来，见我出神，打手势问我，我回过神来，勉强冲她一笑，悄步上前，衣袖一拂，已点了沐昕睡穴。

扶了他睡好，又取了被褥盖上，才拉了方崎出来。

她惊讶地看我，问：“你做什么？”

我奇怪地看她，道：“让他睡觉啊。”

方崎瞪大眼睛，口吃道：“你点他睡穴让他睡觉？你知不知道他为了等你醒来等了多久？你知不知道他为了求解紫魂珠寻了多少古籍偏方？你知不知道他时时守在你身边无论怎么劝说都流连不去？你一句话也不说就点倒了他？你就不肯让他惊喜一下？你就不想和他诉诉衷肠？你就不怕他醒来后会……”

“他不会。”我截断方崎，淡淡道，“和惊喜比起来，他现在更需要的是睡眠。”

“可你也心太狠……”

方崎的指控还没完，我已截住她，“我会始终在这里。”

看着方崎的眼睛，我一字字道：“一直都在，只要他睁开眼睛，都能看到我，都能听到我说话，那么，早一刻看到和迟一刻看到，早一刻诉说和迟一刻诉说，不会再有区别。”

当夜好月，圆润光洁，银毫吞吐，连屋瓦上都镀了一层银霜，看来洁净分明。

中秋时节，桂花暗香浮动，中人欲醉。

躺在明月清风之下，我拎着不小的一坛酒，对着明月照了照，曼声吟：“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来来，且尽杯中酒，共我此时欢。”

方崎小心翼翼地坐在屋瓦上，裹紧了裙子，担忧地问我：“你要不要紧？你不睡觉跑到屋顶上喝酒，你师父会不会骂死我？”

又问我：“我会不会掉下去？”

我斜睨她，扔过去一壶酒，“你问题真多，我说了，托师父和沐昕的福，他们当真气是可以用银子买来一般，不要命地运给我，我还能有什么事？师父不会骂你，他怕你还来不及。至于会不会掉下去……”我笑，摇了摇已经下了一半的酒

壶，“你是在怀疑我的武功吗？”

方崎笑了，干脆放松身体，直直地躺了下去，双臂枕在脑后，“小时候偷偷读传奇故事，红线聂隐，空空儿，虬髯客，异人奇侠，高来高去，瞬息千里，那般纵情恣肆，游历天下来去无迹的风采，真是向往不已，每读至快意处，往往拍案而起，直欲呼取佳酿相赏，只觉得那样的人生，潇洒脱略方才不枉。如今我也算是和江湖高人混在一起，却不曾感受到那种恣意，只看得你们一个个陷于争斗、阴谋、陷害、杀戮，多生烦恼困苦，少有展眉之欢，真真是惆怅难挨。如今才明白，原来那些仙侠传奇，当真是编来骗人的。”

“江湖人也是人。”我一笑，“既然是人，一般也有七情六欲，有私心纠缠，有生老病死，有爱憎别离。剑利，未必能断人生烦难；掌雄，未必能扫人心阴苟。能登高，却无法俯视众生内心；可遁地，却难潜毒辣肝肠。蹈空步虚，终究要落入红尘；剑气纵横，临了还是堕入尘网。你看，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说不定因为较常人更多些能力，反招致更多恩怨得失呢。”

猛灌了一大口酒，我望着天际丝绢般的浮云，道：“人心难测，天意深沉，老天爷其实也是公平的，给了你多少，相应地也会拿回多少。富家贵族，难享遐寿恩爱；贫门陋户，多有人间真情。天下事，中庸互补，莫不如此。”

她抿了一口酒，点了点头，神情间有怅然之色，我转过头去，又拍开一坛酒的泥封，她意欲阻止我，道：“怀素，少喝些，别任性，别再令大家为你担心了。”

我取酒坛的手顿了顿，沉默一会儿，惘然道：“我知道，难道你以为，我还有任性的理由吗？”

她知道失言，顿时白了脸色，急忙道：“怀素，别多心……”

“和我说说我失踪后的事情吧。”我打断她的话，一笑，“我很想知道呢。”

她吸了口气，苦笑了笑，“我有些怕回忆那时的事呢……多么绝望和寒冷的日子啊，那么大的雨……我跌伤了腿，你师父背着我赶到了南麓，去的时候，就见沐听和你妹妹，你妹妹缩在一边，惊惶地看着沐听，也难怪她惊惶，当时便是我看了，也害怕起来，他那神情，他那神情……”

她闭了闭眼睛，想平复下激荡的心绪，因此没看见我，将脸埋在了酒坛中。

“他扑在那塌崖下的废墟里，不顾当时崖塌并未完全停止，还不时有飞石滚落，大的他就避了，小的石头他根本不理，任那石头砸得他一身伤，只是拼命扒那碎石积泥，你师父看见不好，赶紧命令别业的下人全来挖掘，又命人回北平报信，后来驻守北平的军队都赶来了，那么多人，挖了很多天，只挖了一小角……那崖全

部坍塌了……大家没办法，只好停了手，陆续回去，只有沐听，始终不肯离开，在那崖下坚持了七天七夜……饿了渴了，他也吃东西喝水，但只吃最简单的馒头和清水，飞快吃完立即又去挖，他的手本就有一只等于半废，他也不顾……那双手到最后惨不忍睹，被石块磨得白骨都出来了……我实在看不下去，求你师父打昏他，你师父当时一言未发，只陪着他一起，被我逼急了才说了一句，‘给他尽力的机会。’”

我心头震了震，依然没动弹，听她怅然道：“我当时没懂你师父的意思，还以为他狠心见着沐听受罪，为此好生了一场气，如今我才想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沐听尽到最大的努力去救你，尽力到完全不能再继续为止，这样在以后的日子里，沐听想起你，不致觉得是因为自己没努力而失去了救你的机会，不致永远活在后悔和自责的情绪中……你师父，看似冷漠如铁石，其实是个好细腻好温暖的人啊……”

不，不是这样的……我将脸埋得更深些，在心中痛不可抑的呼喊……师父，你不要这样……娘的死不是你的错，你不是没有尽力，是她没有给你机会尽力……她已准备好去死，只是不想你去面对残酷的结局，那是她最后的心意，师父……我们都没想到……你竟为此，一直痛着……

“那时我们都以为你死定了，艾姑姑又踪影不见，更加证实了猜测，只有沐听不管，似乎不知疲劳地挖下去，那样子，像是不把那塌山挖穿不罢休，那时暴雨未休，连下了数日，他就在雨中，一身泥泞血迹，衣衫已看不清原本颜色……对所有话听而不闻，有人要接近他，他便换个地方继续，其时他已是强弩之末，每一铲下去都摇摇晃晃，全凭一腔意志在继续……你妹妹看不下去了，哭着求他算了，她说那样的山崩谁都活不了，血肉早已成泥，他就算挖废了手也不能再找到你……沐听一把就把她推开了，嫌她吵，那个平日那么有风度的谦谦君子，从没这般粗暴过，可大家看了只是心酸……后来熙音也狠，直接跪到他铲前，险些被他一铲铲掉头……她求沐听，说她对不起他，没能替他照顾好姐姐，只求他不要再继续，不然姐姐在天之灵也不会心安……沐听一听这话就停了手，我们以为他明白了，正要拉走他，却听他说，他不相信你会就那么死了，假如你被砸进某个石隙里，正等着他解救呢？假如你重伤，他正好挖到你呢？他说他总觉得，只差一刻，只差那么一刻，他一定可以找到你……他说，就算你死了，他也不能让你孤零零埋在那黑暗地方……那话他说得艰难，我们却听得清晰，每个字都平常，每个字都带血，每个字都炸雷般响在我心里，我想我一生也不能忘记世上有如此执着的感情，我想我一生也不能忘记那七天七夜，那么激烈惨痛的日日夜夜，终我一生，不愿再次面对……”

我静静不动，低头看着酒坛原本平静的水面被缓缓滴落的水珠，激开阵阵涟漪，如斯人眉峰皱起流畅的弧度，再悠悠扩散，消散无痕。

那涟漪不断惊起，无垠散开，再激起，再散开，无休无止，连绵不绝。

有细微滴落之声，在寂静中极轻微地作响，一声一声，却如巨锤，捶得我心口痛至颤抖。

“到了第七天，你师父知道再不出手沐昕便没命了，才点了他的昏穴，将他带回北平。待沐昕醒来后，对他说，怀素没那么容易死，所以他也一定不可以将自己折腾死，不然有一日你回来了，他没法向你交代。沐昕沉默了些日子，大病了一场，后来便离开了……你也知道，他走遍天下，去找你……”

“天可怜见，”方崎泪光盈盈，“你果然还活着，不然不知沐昕会怎样……”

我自酒坛中抬起头来，对着漠漠天穹一笑，就手一抬，捧起偌大的坛子便喝。

方崎不再言语，只目光平静地看着我，半晌，喃喃道：“怀素，我曾认为你很贫穷，可现在我羡慕你的富有。”

我微咳起来……富有吗？闭上眼，血色虹桥一闪而过，虹桥后，暴雨中被我逼出洞外的贺兰悠的脸，黑发如墨，衬得面色如雪。

酒味突然苦涩至不能下咽，我俯下身不住清咳。

熙音，我明白了你的秘密。目睹那样惨烈的一幕，对于爱着沐昕的你，对于始作俑者的你，对于亲手将所爱的人逼至那般地步的你，心中亦是生不如死吧？

贺兰悠，我明白你为何封住了我的记忆。只是我不明白，那般强势至似乎无人可伤的你，也会害怕面对某些不可挽回的事实？要用这样伤人伤己的方式，去徒劳挽留最后的温存？

……

苍天，你剜去我们心头血，画这错综复杂爱恨交缠，画这无限凄艳大好河山，以翻云覆雨手，辗转了众生的苦痛挣扎，看堕于毂中的男女俱都伤痕累累，无一能笑颜不改地继续前行，你如此残忍，是要我们在将来，永远无法挥别内心里不散的悲凉？

如果给了就必须取得，那么我愿还回我的美貌、财富、地位、智慧，换回爱我的亲人、诚挚的情感、永恒的安定、平凡无忧的生活。

我，何其有幸，何其无辜！

……

将酒坛一抛，我直身而起，纵声长笑。

长风掠飞衣袖，屋脊上的月色自天穹深处追蹑而来，浩浩荡荡洒落，一般的清冷如水，千年不改。

寻常开谢庭前花，不知人间苦与别，向来老去的只有人心，唯天地悠悠不老。

玉液满，琼杯滑。长袖起，清歌咽。叹十常八九，欲磨还缺。

寂静中怆声长吟乍起，照日短剑光芒如朝阳，在我掌中刹那绽放，宛若游龙翩若惊鸿，剑平，剑仄，剑起，剑落，生虹霓起风雷，现艳阳落清光，起落转承，铺排连韵，以天地为笺，名剑作笔，书人生富丽跌宕一长赋。

满庭桂花香氛幽幽，黑夜中姿态静好，枝上点点淡黄娇花为纵横剑气所惊，于一色雪练清光中离枝而起，婉转浮游，再纷飞冉冉落如秋雨。

有秋雨萧瑟，无秋雨缠绵。

良久方歇。

我俯身注视那花，默然不语。身侧方崎亦默默凝视，良久一声叹息。

洁净的青石地面，月光映上如水洗，遍地淡色细小花朵整整齐齐组成尺许大字，依稀宽博劲骨的颜体手笔。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无恨月长圆。”

清晨的曦光向来是穿过我卧室的窗阁纱帘，被重重阻隔了再射至我榻前方寸之地的，然而今日，我却鲜明地感觉到那阳光落于皮肤的温度、力度以及空气里无处不在的菊花清香。

风声响在耳边，鸟鸣啁啾，嘈切不绝，仿佛有花瓣被风卷起，落于我颊。

我睁开眼，毫不意外地发现自己睡在屋瓦之上，以天为被，以瓦为床。

浑身酸痛，身侧趴着方崎，揽着我肩膀睡得香甜。

我的目光转过一圈，定在檐角临风而立的顾长身影上。

衣极白，手比衣更白，手中笛却是绿的，绿如春光初至时第一竿拔地而起的翠竹，却较翠绿的竹色更多了几分温润光洁。

高山绝巔不化的千年冰雪，并十分春色里最翠的那一枝，明明是极不协调的东西，然而此刻看来，却和谐如简笔素淡的名家丹青，笔笔清逸。

他立于那一轮初升的朝阳里，漫天朝霞嫣红瑰紫，绚丽如斯，映得那背影如雕如琢，却不减一分清绝颜色。

风掠起他的发，发丝与衣袖同在空中缭绕飞舞，不知怎的，突然搅乱了我的思绪。

今日这一眼，是阔别一年后真正苏醒来的第一眼，而这番打量，突令我惊觉，这一年，他是怎么过的？

记忆未恢复之前，我虽知他苦楚，终究没有那般扯心扯肠牵肝裂肺的心疼。

如今旧事全数涌上，历历在目，我突然开始害怕，为想象中那寒意森森噬心的日子而战栗不休。

我无法再如先前那般冷静地去想象，失去我，亲眼目睹塌崖，走遍天下又寻我而不得，内心深处几近绝望的沐听，是怎样熬过那三百多个日日夜夜。

“沐听……”这一霎心中裂痛，我忍不住低吟出声。

声音细微，却不可避免地被他听见。沐听回首，凝视我，轻声道：“你醒了？我本想送你回房的……”他目光在尚自沉睡的方崎身上一掠而过，立即转开眼。

我怔了怔，不由得失笑，这君子，因为方崎睡在我身侧，便觉得不便再接近，总不能送我回房却又丢下方崎睡屋顶吧？流霞寒碧又不会武功。

摇醒方崎，带着尚自迷糊的她下了屋顶，将她安置了继续歇息，回到我的阁内，沐听第一件事便是去把我的脉，神色中带着不赞同。

“怀素，你怎么这般胡闹？”

我试着抽回手，对他安慰一笑，岔开话题，“对了，我记得王妃原本邀请我们参加她的中秋聚宴的呢，后来出了这事，你怎么交代的？”

他不理我，细细把完脉才霁了颜色，只是注视我的目光仍微含郁色，待得我将目光迎上，他却又转开眼，松开我手腕，淡淡道：“你那日出事时，我已经赶到了，所有人都被阻在门外，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自然也没人敢乱传什么，然后我亲自拜会王妃，和她谈了谈前方战事。”

我正待继续往下听，他却闭了嘴不再说了，倒令我怔了怔，瞪他，“你这是怎么了，说话只说半截？”

他顿了顿，道：“我提起了齐眉山之败。”

我恍然大悟，心情大好，得意扬扬笑道：“你这君子也会挤对人？哈哈……”话未毕，见他微红了脸色，想着他是为我才会如此，怎好再取笑他，连忙住口，但面上笑意未绝。

齐眉山燕军之败，是魏国公徐辉祖的杰作。中山王徐氏，一门忠烈，对妹夫这乱臣贼子深恶痛绝，屡屡大义灭亲，别说顾念亲情，甚至较其他将领更为手段狠辣，王妃处于家族与丈夫之间，纵父王不曾责怪她，心中也难免不安尴尬。

父亲对她还是关爱的，前方涉及和徐氏家族的战事，多半不和她提起，也命令